

# 论比较国际关系学及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

[文/王义桅 倪世雄]

[内容提要]: 国际关系理论被称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 西方学者试图将其普适化、科学化, 存在较强的意识形态情结和阐释西方国际体系合法性、同化非西方国际体系的用意, 忽视了国际关系作为艺术性一面的内涵及多种国际体系并存的事实。随着中国的崛起和地区主义的发展, 当中国意志非得以自己的方式表达不可的地步时, 经历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全面对话、并进而推动比较国际关系学的诞生、实现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超越等阶段, 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中国学派就将得以确立。

Abstract: The current international relationship theory is predominantly occidental. However, as China is rising to a great power and as regionalism is burgeoning, the picture will be altered. Occidental dominance will be replaced by global equality as a result of comprehensive dialogue between east and west. The authors of this paper envisage a China School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hip theory looming in the air.

## 国际关系研究的维度

国际关系研究必须首先发掘其基本纬度。受康德哲学的启示, 笔者曾认为, 和其他领域一样, 国际关系也存在明显的“二律背反”, 对应三种矛盾律: 状态律——无序—有序; 力量律——分与合(平衡与失衡); 意志律——同化与异化(同质性与异质性), 并反映出不同的历史观与理念。“构成康德历史哲学的中心线索的是历史的两重性, 即历史的合目的性与历史的合规律性; 亦即人类的历史在两重意义上是有道理(理性)可以阐释的: (一)它是根据一个合理的而又可以为人类理解的计划而展开的, (二)它同时又是朝着一个为理性所裁可的目标前进的。就其当然而论, 人类历史就是合目的的; 就其

实而论,人类历史就是合规律的。目的的王国与必然的王国最后被康德统一于普遍的理性。统治这个理性的王国的原则是:正义和真理、自由和平等、不可剥夺的和不可转让的天赋人权。”<sup>②</sup>对照这种“三位一体”式的分析框架,国际关系理论显然缺乏广阔的视角和深厚的底蕴。实际上,研究国际关系有三个维度,即时间维度、空间维度、“生命力”维度。

表一、国际关系中的“二律背反”

内 容	层 次	关系中轴	表 征	历史观	理 念	研究视角	代表人物
状态律	宏观(表观)	历史	无序-有序	合规律性	实然	历史	修昔底德
力量律	微观(中观)	现状	分-合	合目的性	当然	政治、经济、法	格劳修斯
意志律	微观(内核)	未来	同化-异化	普遍理性	自然	哲学、道德	康德

表二、国际关系研究的三维度<sup>③</sup>

变量 坐标	世界观	方法论	遵循原则	着眼点	对应国际关系 理论流派
时间维度	科 学	阐释性 (历史式溯因法)	连续性 原 则 (一体化)	状 态 (国内/国际)	理想主义/ 经典现实主义
				社会存在 (社会进化)	马克思主义 英国学派 IPE
空间维度	艺 术	描述性 (现状式经济分析)	自由原则 (分散化)	结构(力量)	结构现实主义
				过程(制度)	新自由制度主义
自身 (“生命力” 维度)	生 命	预测、规范性 (哲学式未来分析、 价值分析)	相容原则  和谐原则	认知(意志)	建构主义
				“生命力”	国际关系的 “生命力假说”

相对这种“应然”要求,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实然”若何?剖析其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价值论各方面表现与发展历程,笔者对其提出十大诘难,包括国际关系理论的虚假前提、国际关系理论是自我实现的预言、国际关系理论是一种形而上学理论、为什么没有国际关系理论革命、国际关系理论是阐释性理论、国际关系理论是强者的逻辑、国际关系理论何以以往冠名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是盎格鲁-美国理论、国际关系理论是阶级理论、国际关系理论是二元论等。<sup>④</sup>

国际关系具有科学性与艺术性两方面内涵,但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试图以科学手段涵盖艺术层面,试图表明西方的就是世界的,美国的就是西方的,未包含国际社会(西方社会)之外的行为体,故矛盾百出,悖论种种。其根本错误在于求同而不能存异,不能解决原生性不平等的问题,不能说明国家源生性身份与利益从何而来。这正是其局限性。这种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即是庸俗国际关系理论,其未来发展日益从不可通约到理论趋同,综合化趋势明显——“三角和平论”即是这一趋势的典型例证。<sup>⑤</sup>

然而,面对世界多样化的事实,这种同质性趋向只会造成更多的悖论。

尽管我们已经进入全球化时代,但国家千差万别,发展模式、发展程度各异,不同的国家生活在不同的国际关系时空体系中,有的处于前主权时代(如处于领土争端、政府失败、人口不固定的欠发达国家)、有的处于主权时代(比如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有的处于后主权时代(如欧盟国家)……这就为着眼点不同的国际关系理论各流派发挥作用留下足够的空间。当今世界的民族国家现象、主权现象及非民族国家和非主权现象都存在、交互发展,但尤其值得主意的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都是从近代西方(主要是欧洲)国际关系史演绎中吸取养料、提炼概念、产生观念而发展起来的,特别针对西方国际关系体系。东方国际体系、未被表达的边缘国家、甚至前民族(主权)国家间关系(可能尚未形成严格的国际体系)没有理论加以阐释,只好借助现实主义的无奈逻辑或批评理论的极端抱怨而得以抚慰。而一旦这些后发达国家崛起,其意志必将在国际体系中得以表达,从而产生解构西方霸权式的国际体系的要求与可能,蕴涵着国际关系理论的真正革命;而作为这一进程的重要过渡,便是比较国际关系学的兴起,以反映多种国际关系体系并存的事实。

## 比较国际关系学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超越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尽管流派纷呈、新论辈出,但其根本缺陷,可以追溯到奠定其理论大厦根基的摩根索政治现实主义理论的国家中心、安全中心(军事中心)和冲突中心取向,其他国际关系理论尽管或多或少地对其进行了修正,但相当程度上仍未能摆脱摩根索的烙印,而难以避免以摩根索为代表的经典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以下根本错误:

1、国内与国际政治的泾渭分明,抹杀国家个性而以无差别的国家为国际关系行为体中心,无政府状态的虚假前提;对以国内社会为轴心的国际社会重视不足。

2、难以打破的权力—利益链。以对抗性和自我为视角定义权力,忽视受体反应与接受程度及感受,且侧重物质权力内涵;这为中国的亲和型文化重新定义权力留下空间。与此相适应的是,在国家的利己—利他行为或在绝对收益与相对收益矛盾中徘徊,往往将国际体系视为自助(self-help)的封闭体系,导致安全困境与循环论、零和博弈思维。

3、忽视反作用与非对称性问题。形而上地看待国际关系,忽视国际关系的互动与非国家行为体、非对称性作用。

究其实质,以上错误都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只反映了西方国际体系的要求,是西方思维的产物;改变错误的前提,是确立多种国际体系的平等地位,推动一门全新的国际关系学科——比较国际关系学的诞生。区域主义的兴起给我们展示了这一希望。

比较国际关系学的发展将超越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一元性,也是非西方国家地位得以平等体现的真正学理要求。它不仅局限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内部流派比较(即所

谓几次“论战”),还可以是学派比较(如英国学派与哥本哈根或可能的中国学派之间比较),区域国际关系理论比较、东西方国际体系比较等。比较国际关系学的深入发展,必将打破美国国际关系理论垄断地位,切实反映国际体系的多元性、平等性要求,推动建立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关系理论体系;也必然带动未来国际关系理论真正革命,即中国学派的诞生。

## 建构未来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的可能性

自摩根索奠定国际关系理论大厦的根基以来,国际关系理论一直处于学科创建过程中。1979年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一书的出版是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力图摒弃一切形而上的思考,把国际关系理论发展为像物理学那样高度简约的科学理论体系的伟大尝试,这一点也成为受攻击的源泉。国际关系理论有客观性、内在性特征,使得因果解释性、实证主义成为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方法。同时,国际关系理论还有其主观性,意识形态化特征,使得观念、身份、认同等概念成为建构主义、历史主义描述国际关系的重要术语。

温特的建构主义动态化地将无政府状态文化划分为三个演化层次,即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及康德文化,是试图统一国际关系理论科学与艺术性的伟大尝试。“温特致力于社会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目的在于建立一条介于理性主义和反思主义之间的所谓中间道路,取两派之长,弃两派之短,使国际关系理论成为一种既考虑国际政治的社会建构、又坚持科学实在论的理论体系。”<sup>⑥</sup>但仍未能摒弃国际关系理论的阶级性与西方性。其所谓康德文化是对康德的误读,它以朋友-敌人、义务-互助(侵略)的逻辑,追求安全共同体-集体安全,毋宁说是威尔逊文化的再现,远未达到所有共和体文化,更不用说马克思的自由人联合体文化(届时,国家已经消亡)。

因此,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并无社会意义上的革命,有的只是方法论、认识论的变革;但在八十多年的历史发展历程中,国际关系理论发展还是经历了两次方法论变革,并蕴涵着第三次真正革命的可能:



其中,英国学派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为三次“革命”都带来了开创性思维。比如,布尔提出“国际社会”的观念具有一定的包容性,超越马丁·怀特的“国家的体系”的共同文化纽带观,代之以共同的利益观和归宿感纽带。<sup>⑦</sup>温特继承并发展了这一努力,是在华尔兹科学革命与可能的中国学派的艺术革命间的重要过渡。

温特一方面肯定身份、利益建构的可能性;但是在既定西方观念霸权体系下,第三



大“生命力”领域的可持续发展与和谐关系。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往往都是一个领域或区域的理论流派，如现实主义钟爱军事，特别适合于霍布斯无政府状态文化；自由主义侧重经济，尤其适于洛克型文化；建构主义强调文化，注重康德型无政府状态文化。包容性的中国学派，将是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极大超越。

这种超越的基本层面，表现在用中国文化改造摩根索国际关系的六原则上：

- 1) 性善论：人性与国家性本质上都有善性的倾向，关键在于其意志能否在现存体系下得以正常表达。国际氛围、国际秩序可以塑造人性与国家性。
- 2) 国家利好论：尽管国家有利己冲动，但只要树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理念，国家的利好一面就会表现出来，国家本质上倾向于合作。
- 3) 道德政治论：建构国际秩序的基本法则是国际道德，即满足国际公共利益要求的公认法则；强权是对道德的侵蚀，是不长久的。
- 4) 和谐论：亲和型文化定义权力，权力是施体与受体、物质与精神的统一，其大小以外在接受程度与时效为标准；以国家间、人类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发展为标准衡量国际体系的稳定性、合法性。
- 5) 秩序论：超越无政府状态逻辑，确立国际社会的规范、身份与认同；国际关系民主化，国家间、国际体系间的平等与和平是国际秩序的本质要求。
- 6) 开放性、包容性国际体系：实现各国间绝对收益与相对收益的平衡，创造激励相容的开放体系，能包容各种类型的国际体系、次国际体系并使之和谐发展。

在此基础上，产生类似华尔兹式科学革命，经历各流派间相互论战等可能的内部整合，中国学派就将逐步建立起来。对照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系谱，未来中国学派将以柔性的姿态结合整体主义—个体主义，物质主义—理念主义，实现超越东西方国际体系的国际关系之中庸之道。

当然，中国学派的建立并非一蹴而就，对其困难性、长期性与曲折性我们要有充分的估计，需要中国（包括汉语）国际地位的极大提升和中国学者的主观努力相结合。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还有相当长的时期与国际全面接轨、融入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中，这一过程仍有很大的潜力，需费相当时日；直至中国意志非得以自己的方式表达不可的地步，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中国学派才会产生，而这需经历以下三个阶段：

- 对话：即塑造自我阶段，正如叶自成教授指出的，“中国学者可以借助于中国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并使之现代化来取得一种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对话权。”<sup>⑩</sup>
- 比较：即表达自我阶段，“大中华”经济圈、太平洋世纪、中国世纪等提法代表了中国文化表达东方国际关系体系的希望，其最终结果是比较国际关系理论的兴起。
- 超越：即全面展示自我阶段，并非推翻或取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而是创立表达自己国际体系的中国学派。

## 注释:

- ①王义桅、倪世雄：“均势与国际秩序：后冷战时代的思索”，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1年第2期。
- ②(德)康德著、何兆武译：《历史理性批判文集》，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译序。
- ③王义桅、倪世雄：“均势与国际秩序：后冷战时代的思索”，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1年第2期。
- ④参见拙文：“在科学与艺术之间：质疑国际关系理论”，载《世界经济与政治》(待刊登)。
- ⑤“三角和平论”是冷战结束后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综合性言论，认为民主、经济相互依存及国际组织是实现现今国家间和平的“三驾马车”。See Bruce Russett and John Oneal, *Triangulating Peace: Democracy, Interdependence,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2001).
- ⑥引自秦亚青教授为其所译《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温特著)撰写的“译者前言”。
- ⑦倪世雄等著：《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35页。
- ⑧王逸舟：“中国国际政治理论研究的几个问题”，载资中筠主编：《国际政治理论探索在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0-21页。
- ⑨原表参见亚历山大·温特著，秦亚青译：《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8页。
- ⑩叶自成：“自律、有序、和谐：关于老子无政府状态高级形式的假设”，载《国际政治研究》2002年第1期。

责任编辑：李 杨